

谁成了那片海
是泉水 是江河 是冰雪
还是雨季

陈立柱
张景岩

著

夜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雨/陈立柱,张景岩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978-7-206-05201-9

I.夜… II.①陈… ②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684 号

夜 雨 YEYU

著 者:陈立柱 张景岩

责任编辑:郭雪飞 封面设计:马继东 责任校对:耿路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市万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5 字 数:3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201-9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阳光总在风雨之后(代序)

魏忠良

长篇小说《夜雨》是以厂办大集体干部、职工工作、生产、经营、生活为题材的情感小说。

厂办大集体企业的转制工作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延续。

厂办大集体职工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一代人的经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下乡知青集中返城,加大了中国的就业压力,给刚刚复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增加了困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改革大潮势不可挡,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城市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企业机制处在转轨变型时期,突出的就业问题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隐患。

正值此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提出了兴建厂办大集体企业的方针政策,国有企业要积极支持厂办大集体企业,在创办、生产、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扶上马,送一程”。于是,大批厂办集体企业应运而生。

经过了二十多年艰苦的创业,艰辛的劳动,艰难的奋斗,厂办大集体为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吸纳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曾经生产和经营的辉煌,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改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维护了社会稳定;为中国经济的腾飞贡献了力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小说《夜雨》,集中反映了厂办集体企业二十多年的艰辛历程,再现了集体企业职工婚姻、家庭和事业上的悲欢离合、曲折坎坷的经历,反映了他们不畏艰苦,不畏困难,百折不挠,迎难而上,求真务实,锐意进取,拼搏奋斗的精神。同时,也体现出由于所有制的差

别,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对厂办大集体企业的不公平和歧视,厂办大集体职工也被人称为“二等公民”,这些人承受着心理的压力和群体的轻视,默默地为企业奉献着青春年华。如今,他们已成为“40、50”人群,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该小说是以东北某国有大型铁合金企业组建和支持厂办大集体企业的发展为开端,拉开了小说的序幕,介绍的是铁合金总厂在组建厂办大集体企业北方公司的过程中,给予的正确领导以及人才、资金、设备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北方公司这个厂办大集体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将小作坊发展成为生产、经营、管理现代化企业的整个过程。描写企业通过注重人才,注重科技,二次创业,转换机制,从为主办厂生产和服务脱胎出来,自主走向市场化的创业历程。

随着返城知青的安置,扩大对主办厂子女的就就业,吸纳主办厂家属综合厂的职工,厂办大集体企业逐渐显现出企业也的高就业、低效益,乃至亏损的情况,职工冗员,低收入,职工大批下岗等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主办厂与厂办大集体企业之间那种“天上的电线通,地下的管道通,行走的大门通,身上的血脉通”千丝万缕的关系。

北方公司的创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属五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成败兴衰历程:水泥厂被关闭,建筑公司被吊销,服装厂放假,冶炼厂被主办厂收购,精选厂成为股份制。

该小说中人物魏中华、迟道远、黄君、刘小波、马思媛、白如冰、彦红梅、刘亦男、吴世成等人是北方公司的代表人物,他们想事儿,干事儿,成事儿,伴随他们婚姻的悲与喜,家庭的分与合,事业的失败与成功,人生的光荣与梦想,演绎着光彩的人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沉沦与升华、旧思想与新观念的冲突,反映出厂办大集体企业兴旺与衰败,企业改制与职工利益的矛盾,给人以回味、思考、振奋。

《夜雨》以北方公司为主线,以六个基层厂突出人物、事件为背景,反映大集体企业的兴衰和改革。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明生动,

语言朴实感人,情感细腻真实。

该小说是记载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一部史书;是一部反映厂办大集体企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一部交响乐;是一部让人回味过去、展望未来可歌可泣的回忆录。

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有效落实,特别是解决东北厂办大集体企业问题政策的有力推进,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和改制工作的深入发展,厂办大集体企业在转制的契机中寻求着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效益优先、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积极扩大再就业,在转制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勇于创新,光彩的人面临的是第三次创业,再创造新的辉煌,同时,证明厂办大集体职工不是“二等公民”。

阳光总在风雨之后,相信厂办大集体企业干部职工期待着的雨后彩虹一定会出现在祖国的蓝天。

魏忠良 现任吉林省冶金就业中心主任、劳服公司经理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55
第五章	075
第六章	099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75
第十一章	193
第十二章	211
第十三章	229
第十四章	249

目 录

第十五章	269
第十六章	285
第十七章	301
第十八章	319
第十九章	335
第二十章	347
第二十一章	361
第二十二章	381
第二十三章	399
第二十四章	413
第二十五章	429
第二十六章	447
第二十七章	467
后 记	485

第一章

七月，火辣辣的。地里的高粱、玉米被正午的骄阳晒得竖立着叶子，没有一丝风，天空不挂一片云彩，大地仿佛要燃烧，田间舞动的几只彩蝶，更让人渴望丝丝凉风。

耕牛卧在大榆树的树阴下，懒懒地甩着尾巴，几只蚊虫急着吸它的血液，围着它嗡嗡地叫，太阳喷着火。

马路上尘土飞扬，两辆解放牌汽车由远而近向榆树沟方向驶来。

榆树沟是东北的一个山村，村子有几十户人家，这里的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而淡泊的生活。

榆树沟离县城较远，所以出去的人和进来的人很少，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很陌生，也很神秘。

榆树沟是一个贫穷的山村，世代在这里生存的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他们的勤劳和汗水并没有感动上天，也没有感动大地，不过他们的善良和慈爱，却影响了一批特殊的群体。

生产队队部在村中央。几间土坯垒起的草房前有一个大院，

院子并没有墙，四周堆了一些破旧的农具、柴草和喂牲口用的料槽子。队部的房顶支着一个大喇叭，喇叭里传出村广播员欢迎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亲切的声音。队部的土墙上用白灰刷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

队部的大院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社员们兴高采烈地在扭大秧歌，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电线杆和大树之间挂着横幅标语：“欢迎知识青年到榆树沟扎根闹革命。”

魏中华、白如雪、彦红梅、黄君等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从两辆解放牌汽车上跳下来。社员们热情地接过知识青年们的行李。

榆树沟的吴书记在和知识青年们一一握手：“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快把行李都送到队部去，完了都到大食堂……”

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农村妇女高兴地唱起来：“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解放军……”

社员们的秧歌扭的更起劲了。

魏中华看着眼前这些热情而陌生的面孔禁不住激情澎湃，他在心里默念着：“这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我是热血青年，身上流淌的不是血，而是燃烧的火焰；胸中装的不是心，而是全人类。我应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痛苦，一定要向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江姐、雷锋，还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一定要同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苏两霸斗争到底。下定决心扎根农村炼红心、闹革命……”

六年后。

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的北国冬天。

一列火车满载着乘客在北国冰封的大地上飞奔，夜幕也慢慢地笼罩了瑞雪飘落着的空旷田野。

魏中华和返城的知青们一同坐在车厢里，他思绪万千，头脑里

飞速地思量着现实世界给每个人带来的不同命运，他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往往是同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血色的浪漫已经成为不可追回的往事，时代的列车又一次将我们载运到一个新的驿站。窗外的风拼命地吹，那种狂热而浓烈的激情一点也没有减退，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就在眼前，我们的心被对未来的憧憬所拨动，我们的眼睛中充满了无助的泪水，梦想和现实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

车厢里正在播放着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甜蜜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着美好的革命理想……”

彦红梅已经注视沉思默想的魏中华许久，她悄悄走近魏中华，冲着他大声地说道：“狗屁户长！是想妈啦？还是想吴书记家的四丫啦？”说完她咯咯地笑了，车厢里的气氛立刻开始活跃了起来。

黄君像萝卜缨子蘸上了凉水，也支楞了起来，他诡秘地面向跟前的几个知青说道：“我看咱们的魏户长是在想白如雪妹妹吧！”说完他用眼睛顽皮地斜着正在看书的白如雪。

白如雪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肤色白得惊人，她是属于小骨棒的人，虽然看上去并不胖，但却有那种，味柔弱无骨的丰腴。五官称得上是绝对的标致，一口闪着贝壳般光泽整齐的牙齿和笑起来两个甜甜的酒窝更是美得炫目。可以这么说，白如雪的容貌身段做个电影明星也绰绰有余。

白如雪正心不在焉地翻看着手里的小说《林海雪原》，听黄君这么一说，她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黄君，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像你这样子，还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显得有些动了真气，可是模样更显得可爱。

彦红梅假装认真地附和着白如雪：“我说你这个黄君，真是属狗的，总是挨骂没够，本性不改。”

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听着他们斗嘴，全都笑了，列车像是懂得知青的心理一样鸣叫着，穿行在暮霭中。

“红梅呀！你怎么也成了落树的核桃？”黄君满不在乎地自言自语着，又像是给别人听。

“怎么讲？”彦红梅凑近黄君，非常认真而又不解地问。

“怎么讲？成了，好仁儿了呗！”

魏中华倚在车窗边，看着同学们互相在开玩笑，微笑着不搭言。

白如雪深情地注视了魏中华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对大家倡议道：“咱们都别闹啦！还是让魏户长给咱们讲一讲什么叫集体所有制企业吧！”

魏中华用会意的眼神回望了白如雪一眼，想了想说道：“我听那个招工的人讲，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差不多，就是干的活儿累点儿、脏点儿。”

黄君从座位上站起来，黝黑结实的身体铁塔一般堵在车厢的过道上，他瞪着双眼皮的大眼睛，急忙抢着问：“是不是挣的钱也少点儿？”

“不会吧？”白如雪用不解的眼神看着魏中华。

彦红梅人长得白皙靓丽，配上窈窕的身材，再加上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漂亮得像盛开的鲜花一样。她撇着嘴，用娇嫩的自怜自爱地语气说道：“我可是既怕累又怕脏，只要是活儿轻巧点儿，工作的环境再舒适点儿，我宁愿少挣点儿钱。”

“我可不这么想，我有得是力气，挣工分的活儿我都不偷懒，我只管好好上班干活儿，脏点儿、累点儿我不怕，我只想挣大钱，好戴上海牌的手表，骑凤凰牌的自行车，那才叫牛呢！”黄君冲着彦红梅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黄哥，你挣钱给妹妹花不？”彦红梅看着黄君得意忘形的样子问他，说完，她又冲白如雪狡黠地笑了笑。

“给，能不给妹妹花吗？你黄哥是吃独食的人吗？开第一个月工资，不管是不是过年，哥也给你买二尺红头绳，行不？”黄君嬉皮笑脸地跟彦红梅套着近乎。

“你哪里是给红梅当哥哥呀！我看你好像是要给红梅装爹！”魏中华笑着逗黄君和彦红梅。

“这回又让黄君占便宜啦！红梅呀！你是吃一百个豆也不嫌腥呀！”白如雪在一旁打抱不平。

彦红梅迅捷地起身，狠狠地在黄君的后背捶了几拳：“我看你还装大辈儿不？我今天就打你这个爹。”

列车载着回城知青和其他乘客们的欢声笑语驶进隧道，车厢里顿时一片漆黑。只能听到笑声和歌声在车厢里回荡。

杨 木村知识青年集体户门前聚集了很多前来送别的人，今天是知青们返城的日子，乡亲们恋恋不舍，握手道别。几个村里的小学生拉着知青的衣襟，问个不休，舍不得让他们走。

田苗躲在墙角，用朦胧的泪眼望着人群，特别是戴着眼镜，长得白白净净的苏升更是她眼中的主角。谁也不知道有多少苦楚装在她孤独的心灵中，更理解不了她的思绪掀起了多么大的波澜。同学们都要返城走了，回到生养他们的故乡去了，只把她一个人留在了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以后的日子她又该如何去面对，那种孤独和伤感连她自己都无法想像。

集体户门前停着两辆马车，一些农民和学生在帮知青们往车上装行李。

迟道远走到村支书雷世昌面前，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道：“雷书记！咱们在一起相处这六年多了，你对俺们没少帮助教育啊！可是，俺们的家和亲人都在城里，俺们是一心就想回城啊！这回要真走了，心里还不好受，有些舍不得你们啊！”说完，他眼睛潮湿了。

雷书记拍拍迟道远的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迟户长啊！你这个人真不错，这么多年你也没少帮我，给我写了不少讲话稿，没有你给我写这些稿子，我这书记也不能当到今天。现在啊，全国上下都在抓经济，你小子回城好好地干，肯定会有出息，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需要你们啊！”

苏升手里拎着几只小鸡和鸭子也走了过来，他非常感激地说道：“雷书记啊！你也太实诚了，你家里也不富裕，大嫂子身体又不太好，俺们要走了，你又是送鸡、又是送鸭的，还送了那么多蘑菇和鸡蛋，这可让俺们说什么好啊！谢谢老支书！等你明儿有时间进城，到我家住，我陪你喝二锅头。”

这时，站在一旁许久的马思媛也从兜里掏出几本书，眼含泪水激动地说：“雷书记，你的大孙子爱看书，我这本《青春之歌》和这套《红楼梦》就送给你大孙子吧！让你大孙子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大学也进城。”

雷书记接过书说：“谢谢你们啦！”然后，他转身对赶车的人说，“老板子赶快，天不早了，快去快回吧！”

迟道远把马思媛拉上车，刘亦男和苏升等人也先后坐上马车。随着一声清脆的鞭响，马车向村外驶去。

伴随着马蹄声和车轮碾压积雪声，村子已经慢慢远了，但是，大家的心并没有离开这个生活了六年的小山村。那里是他们劳动过、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仅留下过辛酸的泪水，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田苗躲开人群，独自一个人跑到山上，向远去的马车挥着手，可马车上的知青们都沉浸在复杂的思绪里，没人注意到山上那个挥着手跟他们道别的女人。

田苗解下头上的红围巾使劲地挥舞着，她在大声地呼喊：“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苏升……”苦涩的泪水流满了她的脸。

马车远去了，变得越来越小了，她一下子扑倒在雪地上，压抑

了许久的哭泣声终于爆发了出来，她放声痛哭，只有大山与她回应。

马车在山路上颠簸着，许久、许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大家的心里想着各自的心事，曾经他们做梦都想离开这个让他们混日子的地方，可是，现在真的离开了，心里却都觉得空落落的，大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回城”这个词在有些人的心里早已经淡薄了，甚至已经不存在了，突然间国家的一个新政策，又让他们有机会回到那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这让他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

戴着近视镜的苏升打破了沉寂，他冲身边的迟道远说道：“迟户长啊！田苗今天怎么没来啊！她心里肯定挺难受的，要不是村长的儿子耽误了她，现在不也跟咱们一起回城了。”

“人各有志呀！她也是看中人家村长手中的权利了，要不？她能嫁给村长的儿子吗？你小子都把人家给睡了，人家都没跟你。”迟道远抬起头，仰望天空，“这会儿说不定她在哪儿掉眼泪呢吧？”虽然迟道远嘴上这么说，可一想到田苗他心里顿时涌出一种伤感，感觉眼睛里有种潮湿一下子涌了上来。

“迟户长，你也跟着他们造谣，我就亲了她几次，抱了她几回，什么时候睡过？我现在还是处男呢！你不要诬陷我，我还是纯洁的。”苏升不依不饶地反驳道，他也没有看出迟道远此时伤感的情绪。

身材瘦小的刘亦男贴近苏升的耳朵小声地讽刺他：“你还是处男？我看你像畜生，你想田苗都想疯了吧？”

苏升一把推开刘亦男，嘲笑他道：“就你那小样儿，打一辈子光棍去吧！管咋地我还知道女人味呢！”

刘亦男五官长得招人待见，人又瘦小，从来都是受欺负的主儿，叫苏升这么一推，差一点儿没跌下车去，他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出声了。

马车沿着乡村小道走着，车轮碾着厚厚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沉重声响。刘亦男又来了情绪，他轻声唱道：“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有朝一日我重回沈阳，回到我久别的故乡……”

杨 木村生产队队部的墙根下站着几个村民，他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光棍王老五，四十多岁，头发蓬乱，脸看上去灰土土的不像洗过，穿了件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破羊皮大衣。他缩着脖子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帮知青可算是走了，他们可没少吭咱农民啊！整天不是偷鸡就是摸鸭的，是人，就是不拉人屎，没一个好东西，他们这回可算是都走了，咱们农村要六畜兴旺了。”王老五因为家穷人懒，所以四十多岁了也没娶上个媳妇。

“话说别绝了，知青里也有好的，迟道远那孩子咋地？又有知识，又懂礼貌，为人还和善，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哼！是咱这农村耽误了人家，我看那小子将来一准能有出息。”说这话的刘二喜是村里的老党员，他又接着说下去，“还有马思媛那姑娘多好啊！又有文化，又老实厚道，她看的那些个书咱几辈子都看不完哪！就凭这，将来那姑娘保准也错不了。”说完，他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峦，心里想着这些知青们的命运，该走的都已经走了，剩下的那些娶妻生子、嫁人为妇的知青真就算是一辈子扎根山村了。

“细想啊！这些知青也是够苦的了！”村民赵喜发发起了牢骚，他看了一眼刘二喜，“也是没法子呀！谁不想早点儿回城当工人挣工资呀！你说是不？”

“别自找不自在了，这话要是传出去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别胡说。”刘二喜不满地看着赵喜发。

自知话说过了头，赵喜发赶紧陪着笑脸：“不说还不行吗？”

大伙借着赵喜发的话题开始东一句、西一句的小声议论起来。

“哎！你们看见没？田苗哭着去追马车了，这姑娘也真够可怜的了。”

“要不是她吃不了苦，嫁了村长的儿子，现在不也回城当工人去了？”

积雪覆盖的乡村的公路上，停着一辆大客车，几个从太平村来的回城知青在上车。

吴世成往车上推了一把瘦小的刘小抠：“你拿什么都当是好玩意儿，那破被还要它干啥呀？”

刘小波外号叫“刘小抠”，在知青中是最瘦弱的，今年二十四岁，但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他长着一双小小的眼睛，笑起来就只剩下一条缝。姜艳说他皮肤不合，要是皮肤合，那“门缝眼”早就合上了，刘小抠头脑灵活，说话快，得理不让人，这都不是他的突出特点，他最大的特点是懒。刚才听吴世成这么一说，他也觉着委屈：“我也不想拿，我爸不是捎信了吗！非让我拿回去。”

“这就对了，你爸要是大方，能生出刘小抠吗？”姜艳与刘小抠是同班同学，下乡又在一个集体户，所以平时经常开玩笑，深点儿、浅点儿，刘小抠从来也不计较。

姜艳长得没什么特别之处，长的杨贵妃的身材，刘小抠说她长的像牡丹花儿，她那双大眼睛特别有神，说话的时候，水灵灵的，会一直注视着对方，由不得别人不被她的真诚感动。

“我爸说了，过去那地主都抠，不抠能当上地主吗？但是，他们那叫剥削。我这叫勤俭持家，毛主席说了，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我不贪污，我也不浪费，抠不算毛病，所以我没罪。”刘小抠满不在乎地说。

吴世成撇着一张大嘴，瞪着眼镜后面的小眼睛：“你不是有罪，你这是在遭罪，看你这大包小裹的。”吴世成在太平村的知青中是年龄最长的，虽然大不了一、两岁，可他的老成和沉稳是出了

名的。

“去，靠车窗那边坐去，让姜艳坐外面，靠窗坐多冷啊！你要冻着姜艳呀！”吴世成推了刘小抠一下。

“还是你老吴会心疼人呀！行，我听你的。”刘小抠边说边起身让出了座位。

这时，梳着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女售票员走过来：“坐好，坐好，都坐好了，前边拐弯，站稳，扶好，买票啦。”

“刘小抠，今天你买票，回城我请你喝酒。”吴世成又对刘小抠开了腔。

“你别玩我了，我买票？到地方下车，你像兔子一样就跑了，我抓都抓不着你，我还能喝上你的酒？我连你的尿都喝不着啊！”

吴世成左右看看车上的人，见没人注意他们说话，就小声冲刘小抠说：“喝不？我现在就给你尿。”

“现在尿，你敢当着全车人的面尿？我就敢喝。”刘小抠瞪着小眼睛，用手一指吴世成的下身。

“刘小抠，你烦人不烦人？一天净说脏话，还知识青年呢！别说我认识你啊！”姜艳插了一句。

“你认识我咋地？”

“我丢不起那人。”姜艳把头一扭，假装生气地说。

售票员憋不住笑着问道：“买票啦！你们谁买票呀？”

“刘小抠，这次你买票，下次我买还不行吗？”吴世成满脸堆笑地央求着。

“你净玩我，哪有下次了？这鬼地方你还来啊！我是不来了，你肯定得来，那二寡妇还不勾你魂啊？”

姜艳看了看他们俩拿出钱：“售票员，票我买。你们两个还是男子汉呢！对抠！”

“姜艳啊！你可是我们身边的活雷锋，得向你学习，你就是善于帮助同学，特别愿意帮助像我这样既落后又贫穷的同学，等我挣